

那是 1969 年的事情了。子 眼里却落下泪来。在远离家乡的山西农村知青 这时候 幽默风趣的知青点上 ,我们盼来了告别津城后的第一个除夕。虽然没有鞭炮、没有新衣 ,却有老乡送来的红枣和柿饼子 那天公社给每个大队知青点送来了几斤猪肉和十几斤白面 ,我们可以吃上一顿饺子了。

晚上 ,我们找来一块大木板当面板 ,拿洗脸盆和面、搅馅 ,大家争先恐后地 阵忙乎 ,便包出了几盖板儿大小不一、千奇百怪的饺子。别看样子不咋样 ,吃起来却特别香。不一会儿几盖板儿饺子便被我们一扫而光 ,可肚子才吃了个半饱。常言道吃饱了不想家 ,每逢佳节倍思亲 ,这些话果然不假。饿着肚子过年自然想起了少年时代和家人一起过年的美好时光。知青点里立刻笼罩上惆怅和失落的情绪。

那天我们男女知青是聚在一间屋子里过除夕的 ,我看见几个女知青嘴里啃着柿饼

子 这时候 幽默风趣的知青小王眨着笑咪咪的眼睛提议说：咱们的年夜饭就来把精神会餐吧。 好！大家一致赞同。小王的爷爷是天津有名的厨师 ,他从小跟着他爷爷吃遍了川鲁、登瀛楼等天津卫有名的大饭庄。小侯笑着说：人家小王是个有名的吃货 ,那咱们大伙就吃 著名吃货 一顿儿。 年夜饭开始了。小王眯缝着小眼睛 ,托着一个空盘子 ,扮做跑堂的模样从门外走进屋来 ,嘴里喊着：上菜嘞 ,香酥鸡腿来啦。 上菜嘞 ,特级厨师掌灶的清蒸鲤鱼来啦。 上菜嘞 ,少回身您呐 ,沙锅丸子来啦。 上菜嘞 ,东坡肘子来啦。 上菜嘞 ,少回身您呐 ,给您上道汤菜肚丝烂蒜啦。

安宝成

精神会餐过除夕

知青记事

也有离别时分
就像火车
不能在月台前久停车轮
千里一晤
已足慰我心
只是想你时
千言在口
见你时
竟一语难尽

迎春
我们走了
再留恋
也是有情缘的过客
再远离
也抹不去历史的烙印
你都牵肠挂肚
不论走到哪里
你都是远方的呼唤
永动我心！

天津的火车已经停运 大家就不怕风险地扒坐开往唐山运送抗震物资的大卡车行进。车到唐山已到终点 ,只好下车 ,但离天津还有三百多里 ,怎么办？有的人长征三百里 ,

日夜兼程奔天津 ;有的人买辆旧自行车在风雨中赶路；有的人顺行搭坐老乡的大马车挺进。有两天入津门的 ,有三至五天回到家中的 ,个个风餐露宿 ,身上掉肉 ,脚下流脓。在抗震救灾的战斗中 ,心系家乡的知青们 ,用心 ,用爱 ,用情 ,谱写了一曲曲感人的壮歌 ,奔涌的河水里 ,有天津知青洒下的一滴滴心血……

只是比往昔清静多了
空无一车
空无一人
想当初可不是这样
总是喧哗气氛
熙攘人群
数万名知青在此下车
踩出北大荒第一行脚印
从这里整装再发
奔赴边疆每一片原野
每一座山林
十年时间
这是知青南下北上的驿站
往返来去的圆心
直到有一天
你送走最后一群候鸟
看青春似潮水退尽

迎春
我们该走了
徘徊再三

读了7月28日 知青版《天津知青返津抗震救灾》一文 ,回忆起当年远离家乡的知青 ,关心家乡灾情 ,心急如焚的情景。当年和平区小白楼一带的知青 ,大都分配到吉林省白城地区 ,7月28日听到广播唐山大地震波及吉林大家奔走相告 ,个个坐卧不安 ,家乡的父老兄弟姐妹们的安危压在心头 ,像海河的波浪一浪压一浪 ,心情是一致的 :回家抗震救灾去！

当天 ,我们便找到参加劳动的砖厂领导请假 ,砖厂领导很通情达理 ,支持我们回家乡抗震救灾。当时到

1969年4月25日 我和几位意气相投的同窗校友铁哥们儿登上同一知青专列 ,奔赴内蒙呼伦贝尔盟巴尔虎草原插队。途中 ,一个眉清目秀、扎着两个小刷子辫、身着绿军装腰系皮带的女孩走向我们的坐席 ,冲我身边的惠丰同学说：二子 ,可找到你了！你们23中离我们42中隔着六节车厢。惠丰紧张站起身来喊：姐！女孩嘱咐惠丰注意身体 ,最后说：到了那里别忘给我写信 ,到时候我去看你 ,我妈嘱咐我要把你照顾好。女孩走后 ,我问惠丰：二子 ,你怎么又冒出个姐姐来？惠丰解释说：这女孩叫张勇 ,我是吃她妈的奶长大的。

列车快到沈阳时 ,张勇又来看二子 ,此时的二子正在把四棵恒大烟卷接到一起 ,双手举着吞云吐烟圈儿。女孩看到这一幕 ,皱皱眉快步走开了。事后我对二子说：你姐刚又来看你了 ,看你这德行又被你气走了。二子说：坏了！你当时怎么不早告诉我？后来听说张勇被安置到了离我们下乡地七八十公里开外的黄花公社。我们两地之间还隔着西旗和克鲁伦河。

1970年8月的一天 ,我正在放羊 ,二子从几十里外骑马赶来找我。一见面就对我说：我姐死了 ,张勇死了！听说她是救羊在克鲁伦河淹死的。我吃了一惊 ,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张勇牺牲后 ,全国各地报纸广播 ,有关宣传报道铺天盖地。当时有一首配乐长诗

知青家长

张勇的母亲与知青二子

李 琦

《张勇之歌》影响很大 ,至今我可以背出其中许多诗句。

1971年8月的一天 ,二子又急匆匆来找我 ,一见面就说 ,张勇的母亲张娘应西旗革委会邀请要来草原 ,看看女儿曾经生活过并为之献身的第二故乡。二子约我陪他一起去旗里看望张娘 ,同时取回他母亲托张娘给他捎来的衣物。这事宜不容辞 ,我不假思索地答应下来。

张勇母亲到草原的当晚 ,我随二子骑马

知青诗草

又见迎春

孙加祺

迎春
我佩服你
不论是无奈
还是坚忍
几十年过去了
你没有见异思迁
破旧立新
候车室坐北朝南
月台向东西延伸

读了7月28日 知青版《天津知青返津抗震救灾》一文 ,回忆起当年远离家乡的知青 ,关心家乡灾情 ,心急如焚的情景。当年和平区小白楼一带的知青 ,大都分配到吉林省白城地区 ,7月28日听到广播唐山大地震波及吉林大家奔走相告 ,个个坐卧不安 ,家乡的父老兄弟姐妹们的安危压在心头 ,像海河的波浪一浪压一浪 ,心情是一致的 :回家抗震救灾去！

当天 ,我们便找到参加劳动的砖厂领导请假 ,砖厂领导很通情达理 ,支持我们回家乡抗震救灾。当时到

别情依依
父爱如山
刘 芳

1969年 ,因为父亲的问题 ,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 ,我便去了北郊农村。我很怨恨自己的父亲。当时 ,我又弱又矮。刚到农村正赶上麦收 ,第一天下地就跟着社员们一块拔麦子。干着干着心里就没了底 ,半晌都快过去了 ,怎么也干不到头。我的天！这一垅麦子究竟有多长？好不容易盼到天黑收工 ,我像被抽了筋似的

一天傍晚 ,在天津一个国营大厂上班的大哥推着自行车出现在知青点。我以为家里出了什么大事儿。我大哥却平静地说：我只是替爸爸妈妈来看看你 ,爸让我给你送点东西。这时 ,我才发现大哥的车上驮着一个纸箱。当晚 ,大哥在知青点啃了块白玉米面的凉饽饽 ,又骑着车回市里去了。

我打开父亲送给我的纸箱 ,里面竟是一箱初高中课本 ,还有一袋我最爱吃的腊肠。蓦然 ,我后悔起自己对父亲的怨恨。

父爱如山！

还是当年的位置
还是当年的窗门
迎春站三个字从眼帘映入
搅动起心潮翻滚
莫不是岁月倒流
莫不是凝结了光阴
你竟以不变的姿容
紧紧挽住我青春的印痕！
初见迎春时
正值青葱年少
再见迎春时
已是花甲之身
其间
多少山重水复
多少不测风云
迎春啊
你就是无字无声的年鉴
见证着
知青一代的跋涉
近半个世纪的征尘！

流下两串泪珠。

1978年知青大返城 ,在北大荒苦干了十几个春秋的知青们终于盼到了出头之日 ,纷纷采取各种办法返回大城市。当时不成文的规定是：凡办理退队和青工证的水利工地农村

院的诊断证明。谭阿红首先来到团卫生队 ,找到一名老同学 ,知青对知青 ,情深义也重 ,老同学嘉二话没说 ,开出了骨质增生的证明。谭阿红又照方抓药 ,到师部开了同样的证明。临别前夜 ,谭阿红在被窝里悄悄地对我说：那天她在工地晕倒是装病 ,她实在受不了了才装的。可是看到男战友们拼死拼活地救她 ,她实在受不了了 ,她流下了热泪 ,她几次想从担架上翻身下来 ,又怕被全连人耻笑 ,不过 ,连队对这个病号 挺照顾 ,伙房给她下了一大碗面条 ,虽然清汤寡水 ,却比冻馒头强多了。那时 ,我们视视着 ,苦涩地笑了。

一天 ,我连奔赴几十里外的水利工地战斗天地。干着干着 ,忽然有人晕倒了。我走近看时 ,只见同一宿舍的知青谭阿红躺在地上 ,双眼紧闭 ,脸色蜡黄。我慌忙扑上去 ,紧握她的双手 ,又喊又晃 ,她却一点反应都没有。这下可把连指导员吓坏了 ,慌忙叫过几名男知青找来担架把谭阿红送往卫生所。一路上几位男战友深一脚浅一脚不顾命地奔跑。战友们看见谭阿红的眼里

导航引路
抵达边陲小镇
穿过热闹的新街
向镇边靠近
道路坑洼了
房舍陈旧了
但似曾相识的环境
多了一分亲近
到了
车子在站前广场停稳
此刻
午后的太阳正烈
空荡荡的车站
没有旅者出进
万籁俱寂
昼色深沉
只有我们情不自禁的呼喊
迎春
我来了!
你好
我的迎春!

在黑龙江建设兵团时 ,战友们总结说北大荒有四大累 :和大泥、脱大坯、割大田、拔小麦。每到秋收季节 ,劳累不说 ,伙食又供应不上 ,知青们常常是一天三顿煮黄豆 ,到了冬季更要经受严峻的考验。 蹉跎月

北大荒的冬天寒风凛冽 ,气候令人难以忍受。一到冬天战友们就要用镐头去修水渠 ,战友们风趣地管这叫修理地球。

一天 ,我连奔赴几十里外的水利工地战斗天地。干着干着 ,忽然有人晕倒了。我走近看时 ,只见同一宿舍的知青谭阿红躺在地上 ,双眼紧闭 ,脸色蜡黄。我慌忙扑上去 ,紧握她的双手 ,又喊又晃 ,她却一点反应都没有。这下可把连指导员吓坏了 ,慌忙叫过几名男知青找来担架把谭阿红送往卫生所。一路上几位男战友深一脚浅一脚不顾命地奔跑。战友们看见谭阿红的眼里